



義氣凜然
謝羅便臣為
黑熊請命，
不辭艱苦。



二 二 年 六 月

搶救黑熊

「我從這些熊學到了寬恕」

Martin Williams 撰

謝

羅便臣 (Bill Robinson) 走進廣東省某農場一個房間，只覺沉寂得令人不安。這位金髮英國婦女雙眼逐漸適應暗淡的燈光，看見周圍全是橘黃色的籠子。她走近籠子想看看，面有些什麼，卻聽到低沉的吼聲。原來每個籠子都關一隻瀕臨絕種的亞洲黑熊。

羅便臣是動物福利機構的顧問，眼前景象讓她大為震驚。其中一隻熊所有爪子都皮開肉綻，另一隻則全身傷疤。兩隻熊沒有了爪子，還有一隻則牙齒殘缺，是常啃籠子所致。

接，她看到有隻熊的肚子上插一根長長的金屬針管——她來這，便是要親眼見這東西。針管是農場的人硬插到黑熊體內的，用來抽取熊膽汁入藥。

羅便臣聽過些有關報道，得悉中國有幾千隻熊遭此厄運。然而，實情遠比她想像糟糕。稍後，她獨自在旅館房間輾轉反側，時而淚流滿面，時而義憤填膺。「這種慘無人道

photographed by martin williams



關懷備至 獸醫輪流檢查每一隻熊的傷勢與病況，然後給予治療。羅便臣（中）一直在旁邊協助。

後來，運氣不期而臨。一天，有個人打電話給羅便臣，說朋友朱幼麟看了報道之後心很不舒服，願意幫忙。朱幼麟是香港商人，也是政治人物。

不久，羅便臣來到香港的一外國記者俱樂部，與莎莉·班克斯坐在一起等候朱幼麟。莎莉的丈夫托尼·班克斯是英國下議院議員，一向支持國際愛護動物基金。

朱幼麟為人隨和，一來到便直截了當地問：「你有什麼計劃？」

羅便臣說想在中國找一塊地建立保護場，安置給救出來的熊。

朱幼麟本身也很愛動物，見到羅便臣對熊那麼關心，大為感動。他相信中國政府大概不會改變養熊政策，但他願意提供一些具體幫助，便說：「我有塊地，你可以拿去用。」

羅便臣和莎莉喜出望外。朱幼麟又說，他是官方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」的名譽顧問，可以安排羅便臣

首

先，羅便臣須喚起大眾對此問題關注。於是她又參觀了另一農場，給籠子的黑熊拍了照片和錄影帶，寄到「國際愛護動物基金」(International Fund for Animal Welfare)的英國辦事處。該組織馬上大力宣傳。不久，從雪梨到倫敦，民眾都在電視屏幕和報紙上看到黑熊遭囚禁、虐待的報道，抗議信源源不絕湧到國際愛護動物基金在世界各地的辦事處。

國際愛護動物基金將一小部分信件轉交給羅便臣，她花了數天時間給那些為黑熊擔心的人回信。當時她在自己家辦公，每天早上七點鐘就開始坐在桌前寫信，一直忙到黃昏。

也有人打電話來。有位澳洲律師在電話裏說，他看了報道之後傷心不已，無法入睡。還有人寄來捐款，或者舉辦募捐活動。

羅便臣已把西方輿論動員起來，但如何可以真正改善熊的處境，卻是她有生以來最棘手的挑戰。

羅便臣在英國諾丁漢成長，自小喜歡動物，但一直到十多歲家才讓她養寵物，在此之前她只能

偷偷把田鼠帶回家，養在花園；她又自願幫鄰居去遛狗，好讓自己有機會跟狗共處。她本希望當獸醫，可惜學業成績不夠好，只好去當秘書，後來嫁給了一位航空公司機師，隨丈夫來到香港定居。

其後，她給鄰居戴維·道森(David Dawson)當助手。道森是國際愛護動物基金的亞洲專員，羅便臣隨他到過南韓、中國大陸和菲律賓，調查販賣野生動物、貓肉、狗肉的情況。她協助道森工作，從中汲取了一個重要教訓：大驚小怪解決不了問題；要真正改善動物的處境，關鍵是了解當地文化，說服當地的民眾，贏得他們的理解和支持。

為了救熊，羅便臣面臨三大嚴峻挑戰：

首先，中國政府鼓勵養熊。她必須設法說服高層官員改變政策，但她只是普通西方婦女，可能辦得到嗎？

其次，熊膽是中藥，非常珍貴的成分。她必須好好研究一下中藥，看看有沒有合適的替代品。

第三，關在籠子的熊救出來之後，如果只是帶到荒山野地去放生，可能弄巧反拙。有許多熊（可能有上萬隻之多）仍須繼續加以照顧，否則不可能活得下去。她需要土地建立熊保護場，更需要資金去經營。

這個開端令人滿意，但中國各地的熊場，還有成千上萬不幸的熊呢。

她 常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官員如祕書長王福興等會晤，發覺他們開始使用「動物福利」這個詞語，而她聽說中文，原本沒有這個詞的。

然而這時她又遇上另一意想不到的障礙：她和道森已到兩個省的熊場查看過，但第三個省推三阻四。

最後，羅便臣往北京與王福興等三位官員會談。她語氣激烈，但始終保持克制；王福興默默聽。羅便臣繼續講，不知對方會有什麼反應。她說完了，王福興微笑說：「你這番話讓我很感動，我答應你，我會去跟政府協調，把事情辦妥。」

此時羅便臣已離開國際愛護動物基金，自己創辦了「亞洲動物基金」(Animals Asia Foundation)。活動範圍主要在亞洲，募捐和教育基地則在德

我感到很榮幸，因為我不但參與了救援這些熊，更親眼看到這些熊在受盡人類折磨之後，竟然還能信任人類。

國、澳洲和英國。

王福興信守承諾，羅便臣終於獲准到四川省的熊場查察，並且可以和熊場老闆自由交談。

她的四川之行，促成了一項動物福利協議——中國政府與民間組織簽訂的首項動物福利協議。

簽字儀式很簡單，而簽署雙方這時已是朋友。羅便臣來到北京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辦公室，和王福興一起坐在沙發上喝茶聊天。王福興笑述了協議的緣起和商討過程，羅便臣也回應了幾句。接，他們兩人來到桌子前坐下，各自在四份協議書上簽字蓋章。協議中的目標包括：在一到五年之內，從即將查封的四川省熊場，救出五百隻熊。

羅

便臣距離目標越來越近了。她在四川的保護場已有五十八隻熊，而另一批熊即將送到。這天，她站在保護場兩層高辦公樓頂樓的窗邊，望，在稻田中蜿蜒伸來保護場的土路。她等熊到來已等了整整一天。

她出門來到土路上等候。天快黑了，一輛藍色敞篷卡車漸漸駛近。羅便臣立即跑到卡車旁邊。車停住了，有人大聲下令。卡車的後擋板打開，籠子一隻一隻地給從卡車拖到台階上，發出刺耳的刮

與協會商談。羅便臣離開俱樂部時心，非常興奮；現在，她所面對的三個大難題之中，有兩個解決有望了。

可是第三個難題怎麼辦？她能說服中醫不用熊膽而用替代品嗎？她到過一些中藥店，看見店有虎爪、犀角，以及其他瀕危動物的器官或組織。她曾經以為那些東西都是騙人的。

羅便臣專程飛往美國西雅圖市，參加一個以熊衍生生物藥為主題的會議。各種熊衍生生物當中，最受重視的是熊膽。根據與會者的報告，熊膽可醫治很多種病，包括癌症和嚴重肝病等。羅便臣又聽到說，哺乳類動物中，只有熊能大量生產一種特殊的膽汁酸——西方的藥廠以人工合成法製造這種酸，用來治療膽結石等病。有一位針灸師說，豬膽也許可以替代熊膽。

羅便臣在會議中看到了希望，然而也遇到了挫折。有一位參加會議者是韓國熊場老闆，他的熊場和韓國其他熊場一樣，由於動物權利組織抗議，已陷於癱瘓。他指摘一位西方環保人士說：「你們都是種族主義者！」羅便臣聽了，覺得自己也受到誣蔑；多年來她一直在亞洲努力保護動物，卻得到這種待遇，真不公平。後來，她又聽到有位中國官

員建議擴大熊膽貿易，不禁心一沉。

羅便臣回到香港之後，參加由愛護動物及環保團體「地球仁協會」(Earthcare)舉辦的會議。在會議中，幾位中醫讓她看了幾種中草藥，並且解釋了一些藥理。他們說，有不少動物成分其實可以用草藥代替。羅便臣聽了很開心。

朱

幼麟履行承諾，安排了羅便臣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官員會晤。起先那些官員反應冷淡，但羅便臣鍥而不舍，他們終於感動。不久，她又贏得「哲理中醫藥業研究總會」支持。地球仁協會則從一開始就跟她同一陣線。她還獲得保證，可以和道森同去檢查三個省的熊場。

另一方面，朱幼麟在廣東省的一塊土地這時也大興土木，改造為熊保護場，場內有寬敞的熊舍和圍欄。接，羅便臣準備，手解決第三個難題：讓獲救的熊恢復健康。

羅便臣曾參觀的那兩個熊場給關閉之後，當局將九隻救出的熊交給羅便臣和她新近成立的黑熊救援隊。其中一隻熊健康狀況極差，不得不予以人道毀滅。至於其餘八隻，獸醫為她們開刀取出插到體內的管子之後，都慢慢地康復了。

幫助，讓羅便臣體會自己走的路是正確的。
四天後，貝爾頓再也不想剛來時那樣容易暴怒了。羅便臣說：「這熊很聰明。牠開始轉變了。」

自

開始救熊以來，她看見很多值得稱道的轉變。有時熊會逗她玩，使牠很開心，暫時忘卻煩憂。

一天，她看一隻雄熊首次給帶到熊舍，與其他熊熟悉一下。只見這雄熊立即從小籠子掙脫出來，衝向鄰居，把爪子伸到鄰居籠，好像在說：「你好，我們不曾見過面吧。」

但也有幾隻熊來保護場已一年了，仍未擺脫精神創傷，容易發怒，無法與其他熊共處。「不過我們會很有耐心，」羅便臣說，「我們明白，牠們需要時間去了解自己再也不會受傷害。」

另一天下午，羅便臣站在圍欄旁，看兩隻雌熊和一隻叫安德魯的雄熊。她說安德魯很溫柔，來保護場後，「從第一天起就是場的明星」。圍欄有根大木樁，樁上鑿了很多小孔，羅便臣和她的助手在每個洞，都塞了片蘋果。

安德魯抱那木樁，用前爪把蘋果挖出來。一隻蝴蝶輕輕飄落在安德魯頭上，羅便臣看見了，禁



喜獲新生 黑熊來到保護場之後，再也不用挨受針管插身抽取膽汁之苦，還得到悉心照顧，自由自在地生活。

擦聲。籠子的熊給搖晃拖拉，既憤怒又害怕，發出咆哮。

籠子放好了，羅便臣小心翼翼走上前去查看。在手電筒光中，她見到至少有兩隻熊肢體殘缺，另有一隻則似乎眼睛有問題。

她已準備了一批名字，用來給熊取名。「這隻是雄的，就叫『貝爾頓·克萊伯』吧。」那是她一位剛去世朋友的名字。

第二天早晨，羅便臣發覺貝爾頓脾氣很壞，一見到有人走近就用爪子猛擊籠子，或把爪子伸到籠外揮舞。獸醫將貝爾頓麻醉，加以檢查。這時，羅便臣終於明白牠發怒的原因：牠的肚子插一根導管，不斷有膽汁滲出。牠還失去了一條後腿。

三位獸醫輪流檢查每一隻熊，又為熊剪爪甲，取出前臼齒送去化驗。羅便臣一直在旁邊幫忙。

「真是慘不忍睹。」她說，手握一隻殘缺熊掌，「好在已經有人願意供養牠們。」供養人當中有一位是航空公司機師，還有幾個學校團體。另外有位香港商人捐贈了一百萬美元，供建保護場之用。這些人的支持與

不住微笑。「太美了，像電影一樣。」她說，「我從這些熊學到了寬恕。牠們都曾飽受痛苦，不過都挺過來了。現在看到我們總是很高興。我感到很榮幸，因為我不但參與了救援這些熊，更親眼看到這些熊在受盡人類折磨之後，竟然還能信任人類。」

羅便臣的救熊義行越來越受國際推許，她也屢獲嘉獎，例如曾獲英女王頒授「英帝國員佐勳章」(MBE)。「生來自由基金會」(Born Free Foundation)的創始人維吉妮亞·麥肯納說：「謝羅便臣很了不起，很勇敢，是年輕人的表率，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楷模。」

亞洲動物基金現時的目標是發展熊保護場，把拯救行動推展至中國其他省份，並希望中國當局在二〇〇八年北京舉行奧運會之前，查封所有令黑熊飽受折磨的熊場。想知道更多有關資料，可瀏覽 www.animalasia.org，或致函：香港西貢郵政信箱 82 號「亞洲動物基金」。

極端分子有激情 中間分子有愛情。

— DANITA PEZAIN *Gazeta Neerimbi*